

名家精選古典文學名篇

漢魏六朝文精選

曹道衡 編選



(蘇)新登字006號

責任校對 饒欽珩 虞麗梅

印刷監製 曹誠卓 王明兒

書 名: 漢魏六朝文精選

作 者: 曹道衡 編選

出 版: 江蘇古籍出版社

發 行: 江蘇省新華書店

電腦排版: 江蘇華星印刷有限公司電腦照排中心

印 刷: 南京愛德印刷有限公司

版次 1992年12月第1版 1995年9月第1版第3次印刷

印數 16,001—28,000冊

開本 850×1168毫米 1/32 印張 13.375 插頁4 彩圖6

ISBN 7—80519—422—X/I·107

定 價: 17.30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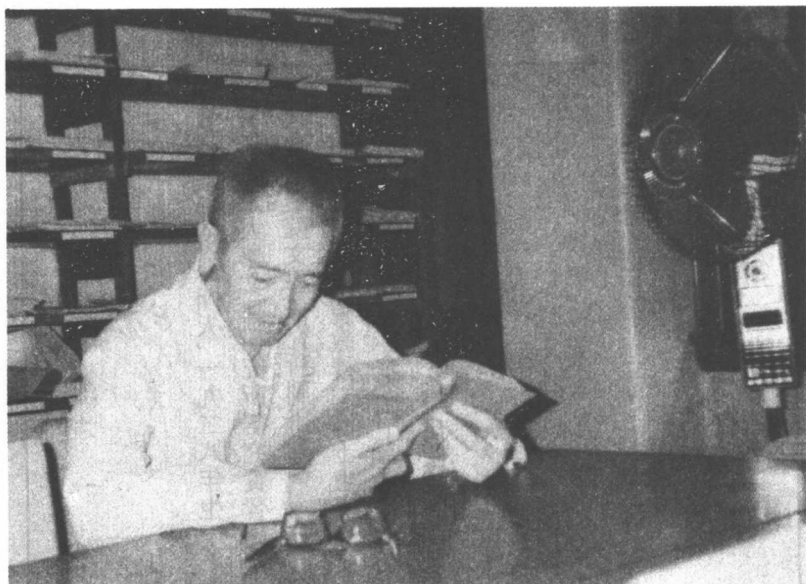
文苑叢書

名家精選古典文學名篇

策劃：高紀言

主編：陸國斌

吳小平



◎ 曹道衡先生近照

編選者簡介

曹道衡，江蘇蘇州人，一九二八年生于上海。一九五二年畢業于北京大學中文系。歷任北京大學文學研究所研究實習員、中國科學院文學研究所助理研究員、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副研究員，現為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研究員、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教授、博士生導師，《文學評論》編委，中國《文選》研究會會長。著有《中古文學史論文集》（中華書局）、《漢魏六朝辭賦》（上海古籍出版社）、《南北朝文學史》（合著，人民文學出版社）等書。

編輯緣起

中國古代文學遺產，博大精深，光輝燦爛，不僅是中華文化，也是世界優秀文化大寶庫中的珍品。那汪洋橫肆、優美抒情的散文，那熾熱深沉、萬紫千紅的唐詩宋詞，那綺麗清新、婉約嫵媚的元曲小令，各以它特有的藝術魅力，吸引了一代又一代讀者，哺育了一批又一批新人。許多名篇更是膾炙人口，千古傳唱。

爲了弘揚祖國的這份優秀文化遺產，歷代學人艱辛工作，有的甚至貢獻出自己畢生年華，輯選刊刻了各類總集、別集、選集，匯成了浩如烟海的我國古典文學典籍。由於時代睽隔，再加現代生活要求，除專業研究者外，人們亟盼能够有反映現代最新研究水平學術水平的選本問世，藉以學習豐富燦爛的中國古代文學，從而獲取精神的陶冶和藝術的享受。這就是我們策劃、出版這套《文苑叢書——名家精選古典文學名篇》的出發點。

編輯這套叢書，我們主要着眼點放在三個方面。首先是名家選名篇。我們邀請

了當代著名的專家學者，從紛披繁縷的著作中選出千古流傳的名篇。我們邀請的專家學者有的是博通古今的學界泰斗，有的是專攻一門的大方之家，所選諸作，披沙瀝金，探幽抉微，自具真知卓見，凝聚着多年的研究心得。這些選本代表了當今學術界的一流水平，具有權威性。其次是求精求新。每種選本的選目，必須篇篇是精品，久經傳誦；體例設計上，小中見大，少中見全，品評文字，簡練精當，畫龍點睛，耐人尋味，既可開啓藝術思維，又可獲得美學享受。輔以注釋，文簡意賅，明白曉暢。三是形式上執意創新。從版式設計、裝幀插圖，到用紙用料、印製工藝，都力爭高檔次高水平，追求一種豪華典雅、精緻雋永的品位，使其能與內涵的豐蘊相配合。總之，我們這套書從總體策劃到編輯實施，從內容安排到形式設計，都在追求一種高的檔次和高的品位，求精求新，求雅求實，試圖在摸索典籍新選的方法上，在開闢古籍出版的路數上進行一些新的探索。我們希望，這套書能得到讀者歡迎，在讀者的書架上長久地占有一席之地。

前言

我國古代的文章選本，根據現有的記載，當以西晉杜預的《善文》為最早。但此書久已散佚，從《史記·李斯列傳》《集解》說到佚名的《遺章郎書》「在《善文》中」看來，則此書所選作品，上包秦楚之際，它是否還選錄了戰國或更早的作品，已無從考知。現今尚存的總集，則以梁蕭統的《文選》為最早。《文選》所收的作品，不但有賦、有文，而且有詩，實際上包括了當時所有的文體。就《文選》所收的作品而論，辭賦雖上采屈宋，而散文則基本上自秦李斯的《諫逐客書》開始，其中唯一的一篇先秦文章是託名于孔子弟子卜子夏的《詩大序》，其實據現代多數學者研究，大抵認為此文是漢代人的作品。因此我們至少可以說，編選漢魏六朝文的工作，實際上從杜預已開始，中經摯虞的《文章流別集》、李充的《翰林論》，至《文選》的出現已經有了二百多年的歷史。所以一般地說，收入《文選》的文章，在文學成就或文章學價值方面，都有較高的水平。

《文選》採錄作品有它的特點，它基本上不收歷來被視為「經」、「史」、「子」三部分典籍的文章。這是蕭統在《文選序》中早已說明了的。關於他的選錄標準，後人頗多非議。儘管這樣，後來出現的選本，却大抵遵循着這個傳統。例如：清人姚鼐的《古文辭類纂》，雖然對蕭統提出過批評，並且從《戰國策》和《漢書》等史籍中選錄了不少文章。但《戰國策》本是戰國遊說之士的文章總匯，而姚鼐所選《漢書》中文字，也是收的史書中所載的單篇文章。至于「經」、「史」、「子」三部中有關本旨的篇目，他也没有加以刪芟節選。所以總集的功能在于「以防放佚，使零篇殘什，并有所歸」（近人駱鴻凱《文選學》語），這大約是多數人的共識。

關於歷來選本的編纂，雖然所錄多為前人之作，但往往能體現出編選者的文學觀，這是我們所熟知的。不過，從來的編選者都不可能任意地決定他的文學觀和選錄標準。因為任何人的文學思想都不是憑空產生的，而是在吸取和改造前人學說的基礎上形成的。具體到總集的編選來說，編選者對前人衆多的作品究竟選錄哪些？不選錄哪些？這雖然由他的文學觀來決定，但他的文學觀本身却無法完全擺脫傳統的影響。早在他文學觀形成之前，他已從接受傳統的過程中形成了某一類作品是好的，某一類是較差的，某些作品是名篇，某些則不是的想法。這種想法，有時在并無系統的文學觀，甚至并不從事文學工作的人頭腦中也會不自覺地存在着。例如：當

我們提到古典詩歌時就想到屈原。陶淵明、李白、杜甫等人爲偉大的典範；提到散文時就想到左丘明、司馬遷、韓愈、柳宗元爲傑出的代表。這些想法從唐宋元明清一直到今天，差不多都有類似的看法。不管人們的時代、社會地位和個人經歷是如何不同，却都有不少共通之處。即使某些人主觀上對歷史上某些作家的創作傾向不太贊同，但在他們編纂的總集中也會選錄其作品，這是出于對傳統看法的尊重。如清人王士禎本是標榜「神韻說」，欣賞王維、孟浩然的詩，但在他編的《古詩選》中，也同時選錄了李白、杜甫之作。從現存的許多詩文選本看來，其中所錄作品往往有一半以上是相同的。這種情況，姑名之曰「傳統的積澱」，這是編纂者必然受到的制約條件之一。

除了傳統的影響外，時代的風氣也是制約編纂者的一個重要因素。因爲每一個人都生活在一定的時代，他們無不受當時思潮的影響。這種影響也對編選工作起着某種作用。事實上有許多選本，本身就是時代的產物。例如：自唐宋「古文運動」興起以來，駢文雖在當時的公文中仍占一定的地位，但自宋至明所出現的選本，却大量地屬於「唐宋派」的「古文」，只是到清代考證學興起，《文選》重新得到重視之後，才會出現李兆洛《駢體文鈔》那樣的選本。事實上只要我們仔細地閱讀各類選本，都會發現它們總是與當時文壇流行的思潮相配合的。這種時代風氣的影響，有時甚至可以

影響到具體作品的人選問題。例如：「永明體」代表人物之一的王融，在《文選》中只取他的文而沒有取他的詩。他的《古意》二首（「霜氣下孟津」、「游禽暮知返」）只是見于《玉臺新詠》。到了唐代，據日釋空海《文鏡秘府論》所載，認為「前篇則使氣飛動，後篇則緣情宛密，可謂五言之警策，六義之眉首」，因此對《文選》的選錄提出了批評。其實《文選》的作法，實際上代表了梁代前期文人的看法。例如鍾嶸《詩品》說：「元長（王融）、士章（劉繪），并有盛才。詞美英淨，至于五言之作，幾乎尺有所短。譬應變將略，非武侯所長，未足以貶卧龍」。這和《文選》的作法顯然相同。《玉臺新詠》則出現于梁中期以後，「新變體」興起之後，所以觀點又與《文選》、《詩品》不同。這就是時代風氣使然。在現存許多選本中，幾乎每個時代總各有其特點。這也是無可否認的事實。

當然，不論哪一種選本，其選錄標準總要決定于編選者的文學觀和種種主觀意圖。古今無數選本所以千差萬別，蓋由于此。特別是有些選本，本是專為提倡某一種文風而編定的。例如清代姚鼐的《古文辭類纂》和李兆洛的《駢體文鈔》產生的時代幾乎相同，而編選的宗旨則截然不同。前者着重選錄先秦西漢和唐宋以後所謂的「古文」，對魏晉六朝人的文章基本上棄之不顧。後者則上起秦漢，下迄六朝，基本上專取「駢四儷六」之文。這是因為在當時文壇上，確實存在着這兩個文學派別。這兩

部選本在當時均屬名著，各自造成過巨大的影響。但在我們今天看來，這兩部書的價值，主要在於它們體現了清代中葉兩大文派的主張，從而在文學批評史上佔有一定的地位。但想通過這一部或那一部書來瞭解古代文章的發展概貌畢竟是困難的。因此這些選本就不能適應今天廣大讀者的要求。當然，古代也出現過一些態度比較客觀，門戶之見較少的選本，如清吳楚材的《古文觀止》之類，它們在今天雖然還有一定的影響，但也存在着雜亂的缺點，受到不少人批評。

古人所編的選本，其編選目的還有一個重要的方面和今人不同，那就是他們編選本的目的不僅在於鑒賞其藝術成就，還有作為寫作範本的用意。這是因為在「五四」運動以前，人們寫文章，一般都用文言文。不論他們取法唐宋「古文」或齊梁駢文，都必然有一個實用的目的。因為當時不論官方或民間使用的應用文字，一律都要模仿唐宋或六朝。一些古人的文章，在今天看來，很難說有什麼文學價值，例如《周禮》和《儀禮》中的一些文章，也被曾國藩選進了《經史百家雜鈔》就是這個原因。《古文辭類纂》和《駢體文鈔》中都選錄了不少詔令、奏議之類的應用文字。這些文章雖非全無文學價值，但對今天的讀者，似難適用。

「五四」以來，也曾產生過不少古代文章的選本。即以漢魏六朝文的選本而論，也曾出現過幾種。這幾種選本比起古代選本來，有不少長處，那就是避免了門戶之

見，比較着重作品的文學價值。不過，這些選本的讀者對象，一般是大學或高中程度的古典文學愛好者，因此比較注意選錄篇幅較短，語言障礙較少的作品。這些選本無疑地各有其長處。

現在我們這本書的編選，當然要參考古今已有的選本，但由于出發點不同，因此在選目上也有所差別。本書編選的目的，在於儘可能地選錄一些在思想上、藝術上價值都較高的作品，同時也想通過本書的選目，多少地反映出漢魏六朝文發展的大致情況。當然在選目上，也想多少表現一些和別人的選本有所不同。但限于編者自己的水平，要做到這些要求，也有不少困難。在西漢文方面，現在入選的文章，共有五篇，這五篇都是歷來傳誦的名作。西漢一代，曾被人們看作散文的黃金時代，可以入選的文章較多，限于篇幅，僅僅選了這些。從這些文章看來，基本上仍屬散體，只是在文中偶而出現一些排句和對仗。這是駢文從散文中發展出來的朕兆。所以這些作品在桐城派古文家看來是散文，在駢文家看來又是駢文。編者認為這裏入選之作，也許較能代表西漢文的基本風貌。當然，西漢文中也有駢儷氣息較重的文章，如鄒陽的《獄中上梁王書》，曾遭到過桐城派的批評。但這種文章在西漢畢竟還佔少數，所以沒有人選。關於東漢文，則除了後期一些文人之作外，歷來傳誦的篇目不多。在這裏，我們基本上選的也多屬傳誦名篇。對一般讀者來說，馬第伯的《封禪儀記》

也許是比較陌生的。編者所以採納這篇文章，主要是因為它可以說是山水遊記之祖，寫登泰山的人回顧後面的人一段，頗具特色。同時，它是東漢初年的文章，過去的人們選錄這一時期的散文，往往選錄班彪《王命論》一類文章。這些文章在文體上倒很能體現一些當時的文風，但內容不免迂腐，因此未加收錄，而改爲馬第伯那篇文章。

關於三國文，本書對「三曹」之文，一共選了四篇。從文風上看，曹操之文還較近散體，曹丕、曹植之文，就駢化得明顯多了。清人沈德潛在《古詩源》中說：「孟德詩猶是漢音，子桓以下，純乎魏響」，可見三國時代詩風和文風的發展確有其共同的現象。三國文章中出現了嵇康、向秀等人的一些論難文章，見解新穎，有一定的特色，但是在本書中并未選錄。這是因爲這些文章的內容都偏于專門的哲學問題，并非以文學性見長。同時，這些專門問題的討論，不限于三國一代，晉朝鮑敬言的《無君論》、南朝范縝的《神滅論》還有《弘明集》中不少文章，都很有名，如果有人選，頗有收不勝收的問題。所以只好從略。

關於晉代的文章，本書入選的基本上也都是名篇，其中較少見于其他選本只有一篇《錢神論》。此文的特點是以樸素明快見長。在風格上倒比較能代表西晉後期的文風。更主要的是這篇文章揭露了當時統治階級的貪吝腐朽，從來被人們視爲當時現實的寫照，而「孔方兄」的說法，至今還在人們的口頭流傳。

關於南北朝文章，前人倒是比較重視的，所以曾產生過一些專門的選本，其中最
有影響的要算清人許槌的《六朝文絮》。但它編選的目的，似乎着重於寫駢文者取法，
因此在這部選本中，對庾信的駢文，主要選錄一些應用文字，而不取他的《哀江南賦
序》。這似乎與歷來讀者的見解不同。在這個問題上，本書採取「從衆」的原則。因
爲此文的文學價值畢竟比《六朝文絮》所收的一些謝啓要高。但在對待徐陵文章時，
本書只選錄他的《在齊與僕射楊遵彥書》，而沒有選錄歷來比較傳誦的《玉臺新詠
序》。這是因爲《玉臺新詠序》雖然辭藻絢麗，音節鏗鏘，但究其內容似較貧乏。《在
齊與僕射楊遵彥書》則是一篇極好的外交辭令，文中連舉北齊久留作者不遣的八種
理由，一一加以駁斥，并且差不多處處用典，用得十分恰當。用駢四儷六的語言，寫
這等文字，寫得這樣有聲有色，實在是很難得的。從前人評徐庾之文，認爲徐陵的文
章「逸而不道」，比庾信遜色。現在看來，這種說法恐亦未必盡然。當然，這總的成就
來說，徐陵還是難以和庾信并駕齊驅，但以駢文而論，「不道」二字，施之《金臺新詠
序》，似無不可，施之此文就未必確當了。除了徐陵此文外，本書還選錄了劉孝標的
《廣絕交論》和盧思道的《勞生論》兩篇文章，也是別的選本中較少人選的。這兩篇刺
世之文對當時士風的揭露，可謂入木三分。這種絕妙的文章，過去只因爲篇幅較長，
而不大得到選家的青睞。今天我們的新選本似乎沒有必要過分地考慮篇幅，而主要

看文章本身的思想內容和藝術成就，那麼二文自在可選之列。

本書的體例，基本上和《新編文苑英華》的其他分冊一致，只是在注釋部分，似引書較多。這是因為六朝駢文家作文，往往要化用前人的話，在注釋中適當地注明一些出處，這對加深理解有一定好處。

本書中一部分篇章的注釋和品評是由我的博士生吳先寧同志完成的，他取得博士學位後，仍繼續鑽研魏晉南北朝文學，因此請他協助。至于書的篇目，是由我選定的，由于時間倉促和我個人的水平，恐怕有不少失當之處，歡迎大家指正。本書的出版蒙江蘇古籍出版社吳小平同志的大力支持，特此誌謝！

